

鲁迅
论稿

陈安湖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鲁迅 论稿

陈安湖 著

未名小集(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

〇年·长沙

鲁迅论稿

陈安湖 著

责任编辑：黄仁沛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生印刷厂印刷

*

198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3,000 印张：10.75 印数：1—1,800

统一书号：10109·1299 定价：0.77元

小 引

在鲁迅研究中，近年大家很注意他的思想发展问题，曾经发表过不少文章，提出若干不同的看法。意见不尽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不过通过争鸣、讨论，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可能的，也很有必要。因为我们研究鲁迅的主要目的是要向他学习。而要学习，最好探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看他在什么时代背景，什么样环境中，有怎样的思想，时代环境变迁了，他又怎样随着时代前进，逐渐达到最高的境界。

我们时常听人说，鲁迅同他的读者心连心，这话是不错的。尽管他自己说，他并不把自己的思想全部向读者倾吐，但是我们读他的文章总觉得十分亲切，像同一个老朋友谈天一样。所以鲁迅的文章和书信，是我们探寻他思想发展过程的最好的源泉。但是要统观全貌，不能断章取义，用片断摘句的办法作为论据。

一个人的思想不会凭空发生变化，所以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有必要了解他某一时期所读的书，所接触

的人，所经历的事。鲁迅自己说过，他受进化论的极大影响，因为他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也就是他前期思想的一个方面的基础。他也说：“四·一五”广州的反革命政变把他的进化论思想轰毁了。这次政变是寄生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同新兴的无产阶级之间一场生死大搏斗。早在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左右分化以后，就已经站在无产阶级左翼，并接触过共产党人，读过马列主义著作的鲁迅，这时不能不在思想上起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变化的方向，我们是不难预料的，但变化的完成却要经过一段时间。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在鲁迅的思想发展中是有迹可寻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的思想已开始了新的变化。“三·一八”惨案前后鲁迅同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们的斗争，是继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后一大发展。这次斗争的锻炼使他摆脱了短期的寂寞彷徨情绪，满怀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殷切的希望，毅然奔向酝酿着革命暴风雨的南方。

虽然他曾预言，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成为反革命的策源地，在反革命政变前，他就警告人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因为胜利中可能潜伏着危机，但是他说他还是被血腥的反革命暴行吓得目瞪口呆。这自然只是形容反革命罪行空前残暴，而并不能表示鲁迅有任何懦弱心理。这种残酷的现实是激发他“奋然前行”，继续更勇猛战斗的动力。在上海定居后，在文化围剿，白色恐怖严重包围中，鲁迅一

面潜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面与反动派短兵相接，写出许多战斗性强，思想性深，艺术性高的文章。这时候鲁迅的思想发展到高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英勇战士，无产阶级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鲁迅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五四前后；“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时期——他都身在前线，在战火中斗争。这种革命实践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他不断无情地解剖自己，用他的形象化说法，就是用普罗米修斯的火煮自己的肉。在研究鲁迅思想发展过程时，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研究鲁迅作品的文章，近年来也有不少，还有少数专书。对于有些诗文的解释和批评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值得欢迎，既不必扣帽子，也不能挥大棒。为印证自己的论点，可以广征博引，但不要牵强附会，更不要钻牛角尖。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并提高读者艺术欣赏的能力。这就需除思想分析之外，有细致的艺术分析。鲁迅虽然谦逊地说，他的文章只求达意，但是他用以达意的艺术手法却是千变万化，复杂深刻的，很值得细心探讨。

陈安湖同志的《鲁迅论稿》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部分作品的论文，一部分曾经在一些期刊上发表过，现在经作者修改结集印行，以便读者参考。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喜

的收获。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李霁野

目 录

小 引	李霁野 (1)
论《狂人日记》的思想	(1)
《狂人日记》杂论	(25)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	(43)
《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	(81)
论阿Q和阿Q精神	(101)
关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思想	(147)
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发展	(168)
关于《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评论	(234)
论《呐喊》和《彷徨》	(255)
论《故事新编》	(282)
说《雪》	(298)
《孔乙己》解说	(313)
后 记	(334)

论《狂人日记》的思想

关于《狂人日记》的思想性质问题，过去曾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发生过一些争论。下面我们想就争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的想法。

有一部分同志认为《狂人日记》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写成的，其中已渗透着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抱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但在《狂人日记》的研究中却很有些影响。另外有些同志，虽然没有作出这种明确的论断，就是说，并不认为鲁迅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自觉地、明显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但认为他在实际上已运用这种学说来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并且作为自己创作的指导思想了。所以在他们看来，《狂人日记》中自始至终贯串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作者的立场也分明地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群众一边，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反对吃人者。例如，曾有人这样说：

《狂人日记》突出的意义，就在它是从阶级对立的关

系中，剖析了中国的旧社会。它把旧社会明确地划成两大阶层：吃人者与被吃者，也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鲁迅先生是火热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①

这些话，当然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但似乎并不很恰当。这位研究者虽然未必认为鲁迅当时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实际上认为鲁迅的立场和分析已经和马克思主义相一致，就是说，认为鲁迅实际上是运用它来观察和分析封建社会的吃人现象了。所以在他看来，小说中吃人和被吃的两种人，即为封建社会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鲁迅已经明确地指出这种吃人者和被吃者的阶级对立关系，并且宣布他站在被吃者一边，反对吃人者了。这种说法，过去确能迷惑一部分读者，因为鲁迅的确痛恨吃人者，也很同情封建社会里被吃的弱小者的。然而如果我们把《狂人日记》仔细研究一下，再读一点鲁迅当时的其他著作，好象问题又没有这样简单。《狂人日记》里吃人和被吃的两种人，那界线有时似乎非常不容易分清楚，当然，界线是有的，但却似乎又并不是什么阶级，而是别的一种什么东西。自然，这必须经过一番比较具体的分析，才能下结论。

人们都知道，鲁迅作《狂人日记》时期，即五四运动

① 朱彤《鲁迅作品的分析》第一卷，上海东方书店出版。

前的思想，正如瞿秋白所说，“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①鲁迅当时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对人类未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对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的社会力量的看法，都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从进化论看来，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经历着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的过程，所以人类的后一代必胜于先一代，子女必胜于父母，青年必胜于老人，这是“物竞天择，自然淘汰”的进化的铁的规律。鲁迅当时从这些观点出发，认为中国的社会，和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比较起来，在人类进化的长途上，已经完全落后了。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一切思想、制度，已经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思想、制度，不能适应现代的潮流，成了中国人民进步的根本障碍；如果我们不彻底扫除这些东西，中华民族在世界人类的“物竞天择”的斗争中必然失败，争取不到自己的生存地位，“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②，以至最后陷入于被消灭的绝境。所以他非常痛心疾首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愚昧，无时不攻击封建的宗法制度，攻击旧礼教、旧传统以及其他一切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他当时的许多著作，大抵集中在对这些东西的揭发和批判方面，其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叫人警惕自然淘汰，主

①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二册。

② 《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张生存竞争的意思。”^①

在鲁迅所有的小说中，进化论思想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这一篇《狂人日记》。鲁迅在里面引用了尼采的语句，认为人类是由虫豸猴子进化来的^②。在野蛮时代，人类没有开化，在进化长途上处于低级的阶段，人吃人的现象很普遍，所以小说里说：“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人类逐渐进化了，文明了，大家都认识到吃人是野蛮行为，是不对的，可鄙的，所以吃人的事也就逐渐减少。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个道理，有些人认识了，不吃人了；有些人没有认识，却还在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由此可见，在作者心目中，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一种是已经进化了的不吃人的文明人，一种是还停留在低级阶段的吃人的野蛮人。当时，作者把中国的封建礼教、封建道德都看作是一种野蛮落后的东西，吃人的东西，而一切拥护这些礼教道德，反对一切社会改革，反对进步的人也就是吃人的人，在《狂人日记》中，这种人以赵贵翁、古久先生、大哥等为代表，站出来迫害狂人。狂人也正和他们相反，在作者心目中，这是封建社会中认识了宗法制度（包括家族制度）的野蛮落后的人，一个受过民主思想洗礼的人，他怀抱着一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一九五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 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种和封建宗法制度绝不相容的进化论思想，对封建社会里的各种吃人制度和思想有极深的憎恶，坚决地、毫不妥协地要推翻它。这两种人在《狂人日记》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小说的主题就是在这斗争中展开和完成的。一边是拥护封建吃人制度，一边是反对封建吃人制度，这两种人才是《狂人日记》中吃人和反对吃人的两种人，也是作者当时心目中的吃人和反对吃人的两种人。

在小说中，作者还提到一种“真的人”。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一种进化到高级阶段的人类，是世界上最高尚、最完美的人类。鲁迅认为在人类“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这样一种崭新的人类，作为未来世界的主宰。他在《热风》中说：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①

《狂人日记》中的“真的人”，也就是作者当时所理想的这样一种人类。作者把希望寄托在这类人身上，并拿它作为中华民族改革的目标，用以鼓舞中国人民的战斗热情。在作者心目中，这种人和狂人一样，都是反对野蛮落后，反对封建的吃人制度和思想的，他们不是属于封建营垒，

① 《热风》四十一》

而是属于反封建阵营，属于新世界新社会的人。

所以，所谓吃人和反对吃人的两种人，在《狂人日记》中，并不是指封建社会内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是指一切拥护封建制度的人（主要是统治阶级）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人（包括“真的人”在内），这难道还不够明白吗？

自然，在封建阵营内，即在思想上拥护（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的人们（赵贵翁、古久先生、大哥，直茎柘户、女人和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中间，也常常分为吃人和被吃的两种人。但如果除了《狂人日记》之外，我们再去读一点鲁迅的其他著作，那就知道，鲁迅当时并不认为封建社会内的吃人和被吃，以阶级的不同而划出一条鲜明的界线，也就是说，并没有清楚地分出哪一个阶级是专门吃人的人，哪一个阶级是专门被吃的人。因为，从当时的作者看来，凡是拥护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的人，凡是反对新思想，死也不肯改革、不准改革的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痛恨革新者，因而都在有意无意地吃人。他们不但要吃狂人，同时一伙之内也会自吃，他们之间强者可以吃弱者，弱者可以吃更弱者，这样的互相吃，自相残杀。所以小说中说：“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自然，所谓强弱，也多半由于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的不同，被吃掉的人，常常也就是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的人，也就是广大被统治阶级。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思想

上的奴役，许多被统治阶级愚昧，没有文化，缺乏应有的觉悟，所以他们，——正如《狂人日记》所揭示的，也盲目地跟着统治阶级去反对改革，反对狂人，把他看成洪水猛兽，一面怕他，一面又想谋害他。他们因为没有地位、没有权利，常常被统治者吃掉，但一有机会，他们又要去吃那些比他们更弱、更无地位的人。作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揭露了中国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这种可悲的历史：

……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封建制度分人为十等，地位最低、最受凌虐的是所谓“台”。看来，“台”除了接受别人的凌虐之外，再也无人供他凌虐了。然而“无须担心的”，作者指出，“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陞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作者最后说：“因为古代传下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

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更可悲的是，在《狂人日记》中，不但女人，就是小孩子也受了吃人思想的传染，跟着赵贵翁之类的统治阶级来反对狂人。如第二节里说：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作者明确指出，这些小孩子所以变成狂人的敌人，是“他们娘老子教的”。由此可见，反对狂人的人，包括了从封建统治阶级直到一般群众以至于无知无识的小孩子。并没有以阶级来划分界线。作者这里主要是要揭露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罪恶，促使人们觉悟起来，彻底推翻它的黑暗统治。

这当然并不是说，鲁迅当时一点也没有看到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的现象”。鲁迅当时虽然还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观点去观察社会，但他究竟是生活在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社会里，而且“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① 鲁迅前期的作品，也非常明显地流露出对压

①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二册。

迫者的强烈憎恶和对被压迫者的深厚同情。社会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现象，他毫无疑问地是看到的，感到的，这在《狂人日记》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但问题在于，鲁迅还不知道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去分析这些社会现象，他还没有明确地指出（象我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做过的那样），人吃人的现象，是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结果，因此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首先消灭阶级。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所反映的，主要的（我是说主要的）并不是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封建和反封建、拥护封建传统和反对封建传统之间的斗争。作为狂人的反对者而出现的有封建统治阶级，也有被统治阶级。如第三节里写道：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鲁迅虽然也看见了“阶级对立的现